

天

史

天史卷之九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兩先生評選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黨六案

漢儒盛名致禍

後漢桓帝時黃瓊爲太尉辟名士范滂等十餘人天
下想其風采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餘人太原
郭泰博學善談論爲河南尹李膺所器游洛陽歸諸

儒送至河上車亦數千輛。膺惟與泰同舟而濟。人望之若登仙焉。初帝爲蠡吾侯。嘗師甘陵尉福。及即位。擢福尚書。時同郡房植亦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誣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以名相競。遂成甘陵南北之黨。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陞爲功曹。皆使之各立崖岸。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仇。由是二郡爲之誦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肅。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

鹿爲之冠。與李膺陳蕃更相褒重。學中語云。天下模
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于是中外承風。統以臧
否相尚。公卿以下。莫不倒屣畏其譏彈。時宦官用勢。
成瑨捕之急。遂爲所訟。帝大怒。乃殺成瑨於獄中。岑
旺逃免。

時有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
收捕。逢宥。竟索殺之。宦官疾膺。教成上書訟寃。告膺
養。誅游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大怒。
流膺。謫官。逮捕黨人。布告天下。遂下膺等於獄。及杜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二
竊陳實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則懸金購募。賈彪西行，說實武霍諤訟之。帝意稍解，赦之。禁網不復用。范滂歸洛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輛。滂曰：是重吾禍也。遂遁去。靈帝時，陳蕃實武誅宦者，事洩，爲曹節所殺。至靈帝二年，復有鉤黨之禍。

論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君子知幾，不忠陰陽窮變。通久進退存亡，彼其之子，以道爲市，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東漢黨禍

漢靈帝二年，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以實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顛，顛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暉、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高、張、趙、王、李、劉、龔、胡、母、班、秦、周、蕃、鄒、王、章爲八厨，厨

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寶用事，復舉拔鷹等。陳寶誅鷹等復廢，宦官疾惡鷹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程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拷妖門生故吏，並被禁錮。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

張開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楫大驚。卽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歿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歿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人歿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或有未嘗交。翻亦罹禍毒。其歿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初中常侍張讓歿。汝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

耻之。陳實獨吊焉。及誅黨人。讓以實故。多所全宥。
論曰。夫儒之爲道。猶天地之與萬物也。任其勞。不居
其功。藏其用。不顯其名。是以陰陽疑戰。而元貞不受
患焉。故龍德歸之潛。聖人歸之遯。玉以璞而藏。揮金
以沙而匿。彩麟鳳龜龍。不游于破卵之郊。莫莢芝蘭。
不生於刺人之野。非重道而吝其寶也。氣所未合。而
急與之爭。隋珠彈雀。得少而失多耳。故知幾達務者。
君子成物成身之權術也。東漢名儒。能砥礪廉隅。而
無毀方瓦合之妙。當夜長日短之時。北陸乘權。蕭物

蕭索起而與玄冥爲蔽。何異鸞鷲鳴鳴泉之前。臨虞
肅狐狸之側。不磨牙吮血不甘心焉。旣不能默用挽
回。而猶然三君八顧種種標榜。祖送往來車馬成都。
殆有市心也乎。傲者凶德也。黨者敗道也。龍門未必
入室。仙舟未必登岸。太學三萬未必皆閔孟顏曾也。
而賓客嘈雜。羣小噉沸。諸君子能無敗乎。方而不隅。
圓而不利。吾於林宗元方有取焉。雖然此春秋責備
之道也。若夫敗名教爲圓融。借模稜爲捷徑。是又諸
君子之罪人也。嗟夫。明哲保身。其唯中和之聖人歟。

牛李各以黨敗

唐穆宗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李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各分明黨。互相傾軋。人有劾宗閔掌貢舉不公者，德裕助之，黜爲遠州刺史。由是罅隙遂成。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上所厚，宗閔等引以爲相。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排擯李德裕之黨，爲之一空。文宗太和五年，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德裕具奏，上悅之。僧孺忌其功，以新與吐蕃約好，不宜

納降失信。詔以其城及悉怛謀悉歸之。吐蕃遂誅悉怛謀於境上。德裕與僧孺構怨益深。上亦悔絕降非計。尤僧孺失策。出爲淮南節度使。召李德裕還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而罷李宗閔。太和七年。李訓鄭注皆恨德裕。復引宗閔以敵之。上遂相宗閔而罷德裕於興元。於是兩家朋黨互相擠援。上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及武宗卽位。會昌元年。復召德裕同平章事。加太尉衛國公。貶牛僧孺爲循州長史。流李宗閔於封州。德裕專權日久。頗徇愛憎。中外怨之。

武宗崩宣宗即位復罷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再
貶崖州司戶而卒盡反德裕之政凡爲所薦者皆構
陷之自長慶元年歷五朝而黨錮之禍不解唐室亦
壞而中李亦衰。

論曰怨之毒甚矣哉一人之私遂至盤據五朝而亡
人之國究竟身名不立兩相平焉觀此亦可衰其氣
矣。

章惇黨錮元祐名賢

宋哲宗紹聖元年，復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引用蔡京、蔡卞、林希、曾布等，盡復王安石新法。以司馬光爲黨首，流呂大防、劉摯、蘇轍、范純仁等於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於遠州，禁錮其子孫。再竄范祖禹、劉安世於化梅二州。惇必欲置之死地，嘗擢土豪爲判官，使過梅州殺之，去至三十里，嘔血而死。因而獲免。於是元祐名臣排斥殆盡。一日之中，布滿海甸。哲宗崩，徽宗立，追復呂大防、劉摯等官，黜章惇於

潭州靖國六年台諫論惇迷國罔上屠毒縉紳乃復
貶雷州司戶而卒初蕪轍爲惇所請於雷州不許占
官舍遂僦民屋又以爲擅奪民居使州追民究治以
僦券甚明乃止至是轍還惇至問舍于民民曰前蘇
公來爲章惇所害幾破我家今不可得惇遂露處是
亦一快報云

論曰歷代黨錮之禍其爲害雖一隨世代爲升降黨
之中亦有分焉如東漢黨禍始於諸君子八顧八及
互相標榜違遵養時晦之道故爲奄宦所中不十年

而國亡。至唐牛李之黨起於對策私恨。彼此排擠。歷五朝而唐遂衰。已不及東漢諸儒以道自立者矣。然德裕僧孺。猶稱唐室名臣。但城府未化耳。至宋元祐間。則儼然羣小盈廷。芟蘭樹艾。蜀洛諸儒。一網打盡。御書黨人之碑。遍布偽學之禁。始於安石。成於蔡京。較漢唐更卑矣。倘徽宗能以黜章惇之心。不爲蠱惑。豈非大有爲之主哉。倏焉雲霧蔽空。煬阜借菴。反爲諸奸下石焉。何前後兩截耶。如人元氣不調。五臟之中。必成壅塊。始而知痛。猶可療也。久則習爲自然。散

於百脉之間。而人遂以亡矣。嗚呼。宰相必曰鹽梅。將以用其調也。

嵇康高曠

晉嵇康、文詞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阮籍及
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
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當時士大
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聞康名、造之、
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深銜之、山濤爲吏部郎、舉
康自代、康因言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司馬昭聞之、
以爲謗已、會因譖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政、宜早除之、
遂被殺、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

於今之世矣。故竹林七賢多無令終。以成晉室清言之禍。

晉書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志言。則在情斯遺。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鏡。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聆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弃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傾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

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尊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弃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壚之表。光武舍于陵於潺湲之瀨。於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振。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嘆。則嵇琴絕響。甌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

終始。愴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勸駕。然而無補於世道也。

郭解以俠族

郭解漢武時游俠也。短小精悍，陰賊作奸，以軀借人報仇，殺人甚衆。年長折節，輕財好施，喜聲名，故遠近惡少皆宗之。其所睚眦，客必爲報之，無免者。及武帝徙豪茂陵，吏籍解名，解不願，屬大將軍衛青言其貧。武帝曰：「解布衣，能使大將軍爲之言，不貧。」卒徙解，送之者幾萬人，車數千輛。解兄子恃解勢殺人，因捕解，解亡，所過舍，主人匿不敢告，多自殺。其感人如此。軹有儒生於坐，短解者，解客聞之，遂殺生，斷其舌，事下。

吏解實不知秦解無罪丞相公孫弘曰。俠布衣爲任俠。至於睚眦殺人。雖弗知其罪甚於知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論曰。今之號爲俠者。恃勢凌物。武斷鄉曲。吾直以爲穿窬之雄耳。即俠如郭解。亦僅得族。况爲解所耻乎。當時劇孟朱家亦皆重然諾。天下重之。而解好巧殺人。終不免族滅。故曰好勇而不好學則亂。

天史卷之九終

天史卷之十

明書都鍾羽正龍淵

兩先生評選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左道

二十四素

九黎亂德

史記曰、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傲擾天常、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賣於祀、禍災薦臻、莫盡其氣、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

夫史

卷之十 左道

屬民、民用安生、蓋左道之始云、

孔子誅少正卯

荀子曰、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飭邪熒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傑雄也、不可不以不誅爲政三月而魯大治。

論曰亂臣賊子弑父與君。夫子未能遍誅。獨先之以少正卯。蓋亂賊明叛吾道。不足開千古之惑。夫異端則竄入人心。久而風氣爲之大壞。是酖毒也。兩觀之。誅其爲萬世道統慮乎。

王安石父子濟惡

王安石、臨川人。宋仁宗朝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性彊忮。善辨博。躁迫執拗。果於自用。以矯世變俗爲已任。外示恬退。屢召不起。神宗熙寧元年。越次入對。叅知政事。議行新法。用呂惠卿曾布蔡確。元絳章惇等。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行青苗保甲。方田。免役。市易。均輸等法。頒行天下。由是出內庫緡錢百萬。給鄉戶小民。戶借錢一千。使納一千三百。民不願者。州縣強散之。謂青苗常平錢。保甲以民爲兵。立保正副。連坐。

之法。苛急紛更。至有斷腕截指以避丁者。市易均輸。則以內藏錢帛。置市京師。悉鬻於民以給用。甚至果茹薪炭。悉令計直。收其息於官。于是天下場務。坑冶。河渡。房園。皆有租課。中外騷然。迄無成功。其餘法不。便者類如此。斥逐大臣異已者。貶韓琦。司馬光。富弼。蔡京。程顥。蘇軾。文彥博等數十人。引用儉邪。盤據近。要。又以已說。創立新經。使主司用以取士。黜孔子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宮。穿鑿字說。流於佛老。而士風學術。頽然一變矣。安石一子名雱。敏慧豪橫。未冠。

能著書數萬言。然慄慄陰刻，無所顧忌。早舉進士，睨一世，不欲作小官。安石乃以雋所作策及注道德經，刊之坊間，傳達於帝，使其黨交薦之。帝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雋嘗稱商鞅爲豪傑，以新法不行，勸誅異已者。安石一日與程顥論事，雋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曰：以新法不行，雋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其橫肆如此。熙寧八年，以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雋龍圖閣直學士。明年雋疽發背歿。帝亦久厭安石，遂罷之。司馬光

入相。盡改新法。及安石歿。卒成元祐黨人之禍。宋室始衰。

論曰。安石一執拗果窒人也。其志亦欲有爲。但學古畫葫蘆耳。力欲伸其說。仇衆護短。意氣用事太過。故以亂宋天下。卒之天殺厥嗣。身歿而法不行。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純也。雖然。洛陽鶻聲。天授白眼。固宋祚之將移也。不然。地氣何由南乎。

宋徽宗崇道亂儒

徽宗崇寧三年、既用蔡京爲宰相、立黨人碑、禁錮元祐大臣、遂以王安石配享孔子、詔曰、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封舒王、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用蜀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安於九成宮、酌獻受賀、明年、漢津成、賜號嘉成侯、政和二年、有温州人林靈素者、善妖幻、知帝寵信邪術、賄左右以進、帝拜爲通真達靈先生、靈素大言曰、陛下爲上帝之長子、號長生大帝君、下降于世、蔡

京王黼等皆左右仙官。後宮劉貴妃乃九華玉真安妃。帝甚寵信，爲作上清寶籙宮，所費巨萬，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府。其徒錦衣玉食，幾二萬人。政和六年，立道學於辟雍。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求道教仙經于天下。設千道會於寶籙宮。命士庶聽林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因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嘗出祀天於南郊。以道士百人執幡幢前導。帝自言親見空中樓閣。仙子往來之狀。遂作天神降詔，以示百官。宣和元年，都城有女子忽生鬚，上命度。

爲道士。是歲京師大水。平地高十餘丈。帝命林靈素
祈之。方城上步虛爲役夫所撻而歿。後數年徽宗父
于北狩而中原淪於夷狄。

王衍清談敗晉

晉惠帝元康中、尚書令王衍、善清談、崇尚虛無、宅心
事外、以任放爲達、名重當世、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爲
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生此
寧馨兒、然悞天下蒼生者、必若人也、懷帝永嘉五年、
衍助司馬越之亂、爲太尉、使弟澄敦各居要地、曰、足
以爲三窟矣、及越歿、漢石勒追而執之、問以晉室亂
故、衍曰、計不在已、自言、少無宦情、不預世事、因勸勒
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

重任。何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遂。排。牆。般
之。

論曰。溺身富貴之場。借口虛無之說。雖風生玉塵。而
棘長銅駝。坐使神州陸沉。中原左衽。即兔窟未安。龍
輿不守矣。士君子之於名教。固可一日忘哉。

藥大丹術論主

漢武帝元鼎四年、方士欒大、敢爲大言、處之不疑、見
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
而河決可塞、不灰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師
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
爲親漏、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爲五利
將軍、封欒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
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貴震天下、後入海求師、帝使人
驗之、無所覓、乃腰斬。

論曰。仙人而曰必有也。愚者之所笑也。仙人而曰必無也。達者之所笑也。仙人可有而可無。黃金可無而可有。有者有之。無者不得而有之也。蓋仙人者。聖人之小乘。得清虛長住之一道。自了其性命而結局。較之聖人。如小川之與大海。海可納川。而川不能納海也。黃帝可以見廣成子。武帝則文成。樂大諸人而已。所謂有者有之。無者不得有之也。

魚朝恩恃寵辱教

唐肅宗乾元元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之亂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宜慰處置使聽其節度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爲文不識章句自謂才兼文武大曆元年代宗釋奠於國子監命朝恩率子弟皆往聽講遂以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上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朝恩執易升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識者醜之大曆五年朝恩專其禁兵勢傾朝野與汾陽王郭子儀有隙嘗使人掘

其父塚、儀不敢問、干預朝政、凌侮相臣、上寢不能平、乃使宰相元載密謀誅之。

論曰、吾於闡宦事、非大惡奇禍、多畧而不載、蓋彼刑餘厮役、惟以溫飽寵倖是圖、非有以道事君之責者也、惟引君者絕其佞端、清其黨與、譬如元氣有餘、則飢飽不傷、刁豎易牙、所以不能害管仲之霸也、朝恩執經升座、大開千古笑端、故榜之爲澤宮、一劫云。

魏拓跋崇佛亂國

南北朝魏主拓拔恪專尚釋氏不事經籍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爲之立永明寺千餘間處士馮亮巧於營建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開基寺備極岩壑土木之美遠近承風州郡有一萬三千餘寺延昌四年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以尼惠暉爲妻自號大乘能合狂藥使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識於是作亂者僧俗響應數十萬人殺害淫擄備其慘酷魏主遣光祿大夫元遙討平之及明帝立胡后作九

層浮屠高九十丈於宮側立寺所費億萬因與沙門私通魏遂衰滅。

論曰佛無所用於人者也。一萬三千餘寺非崇佛也。崇其借佛名而爲盜者耳。至於法慶被誅胡后沉河。乃真佛也。何也。天佛之大者也。

梁主捨身佞佛

梁蕭衍崇尚浮屠好生惡殺祭宗廟皆以麩爲犧牲釋御服乘法衣三捨身同泰寺設大會親爲四衆講涅槃經命羣臣以錢億萬奉贖還宮修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幸寺設食大赦天下大同元年同泰寺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爲法事遂大起浮屠十二層窮極民力與兵取魏壽陽塞淮水以灌之驅軍民二十餘萬人夏暑負土肩穿疫歿者相枕蠅虫晝夜聲合冬寒淮泗冰凍歿者什七八凡三

築淮堰成而復壞。漂沒居民入海者十餘萬口。堰卒不成。梁太清二年。東魏將侯景叛魏降梁。梁主復欲賣景與東魏通好。景遂舉兵。結梁主少子臨賀王蕭正德爲內應。故陳梁主十失。攻陷臺城。梁主蔬茹皆絕。因食雞子。索蜜不得。曰。荷荷而殂。正德亦爲景所殺。

論曰。夫佛者慈悲之教主也。因其國俗而立之教。乃有髡剃披緇茹素讀經之事。非必盡弃絕倫類。毀冠裳。摩頂踵。而相率於禽獸也。蓋依然父子君臣男女

飲食之情而異其面貌土俗耳使佛生中國以承吾
堯舜周孔之道統必以慈悲行吾仁以斷忍行吾義
以戒貪嗔行吾廉潔以捨身行吾捐軀成仁之名節
以說法演教行吾明心見性之經書所食者不必不
雞猪魚蒜也所衣者不必不章甫縫掖也所涅槃坐
化者不必不棺槨衣衾也後人不師其心而飾其貌
是猶堯服而桀行吾將病堯之不足法乎抑法堯者
之非法乎蓋佞佛者迂也斥佛者矯也吾一以貫之
雖身公孔子皆佛菩薩也顏回而下皆維那迦葉也

則兩教可以不爭矣。若梁武非佞佛也。辟佛竊佛而
誘佛也。習其法壞之。爲千古斥佛之口。實佛何罪焉。
知愛犧牲。而不知驅民爲魚鱉。能捨身而不能斷壽。
陽之一城。受降以爲利者貪也。賣景以求和者詐也。
竭民膏以爲浮屠。碎民命以爲精衛。瞋癡也。卒至骨
肉生魔。臺城墮劫。所謂毒螫滿懷。妄救戒業者乎。善
法佛者。則法吾佛可也。不必彼之所謂佛也。

王凝之借鬼

晉隆安三年、會稽世子元顯、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置京師以克兵、民心騷動、孫恩寇居海島、因乘亂攻會稽、內史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官屬請討、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不足憂也、恩遂陷會稽、殺凝之。

論曰、鬼可借乎哉。借鬼者、鬼乃得而借之矣。虛無莊老流爲異端。此晉祚所以不興也。

殷仲堪奉天師法

殷仲堪、殷浩之從子也。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以爲都督荆益寧州軍事，堪少有時譽，信奉天師道法，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好行小惠，多疑少決。安帝隆安三年，與楊佺期謀襲桓玄，不果，爲玄所殺。論曰：天師無之乎？曰：有風雨雷電，各有所司，豈無道以處此？孔子聞迅雷風烈必變，是善奉天師法者也。殷浩以清言莊老貽其子，遂竄入史巫，若天師而可禱祈，則一受賄之宵小耳。何天之有異端殺身，故學

者當先明器識。

高駢信寵妖法

高駢，幽州人，高崇文之孫。唐懿宗咸通中，爲嶺南西道節度使。駢好讀書，喜談古兵法，敏決多智。平南詔蠻，取交趾，所向有功。僖宗朝，爲西川節度使，築成都羅城，二十五里，三月而就。人服其神。中和元年，黃巢亂長安，以駢爲東方都統，觀望不進。信用方士呂用之妖法，誦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用之與其黨諸葛殷、張守一等，共爲蠱惑。駢以爲神，用之曰：宰相有遣刺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乃使駢

衣婦人衣，潛於他室，而代居駢寢。中夜擲銅器於階，鏗然有聲。曰：幾落汝手。明旦駢泣謝之。又刻石遺於香案，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駢得之，驚喜，以爲不日上昇。刻木鶴於庭，時着羽服跨之，其誕如此。用之，欲以兵威脅制諸將，乃請募驍勇二萬人，爲莫邪都，置將吏如帥府。駢從之，由是專行威福，無復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埋木人於庭，書駢姓名而釘之。故駢常惛惑。僖宗光啟二年，高駢將畢師鐸等起兵誅用之。駢驚急無措，用之徐曰：不過煩玄女一力士耳。

駢亦漸覺其詐。用之亡走。爲楊行密所誅。舉家剝裂之。守一等爲亂軍所殺。初駢在成都殺一婦人。臨刑戰手大罵曰。我訴於上帝。使汝舉家屠滅。及駢爲師鐸所囚。送秦彥殺之。無少長得免。

論曰。高駢築城伐蠻之日。材氣過人遠矣。一旦蠱惑狂愚。爲豎子所弄。而不之覺。豈魘魅所致耶。夫清明之氣。邪不能干。駢固有妖心焉。雉集城空。惑於譏讖。視皇輿之播遷。而甘心此用之。乘其敗也。嗚呼。駢歿而用之亦剝。左道何爲者乎。

肅宗置道場於三殿

唐肅宗上元二年，帝以生日爲天成地平節，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爲諸佛菩薩，武士爲金剛神王，使大臣百官膜拜圍繞。明年帝崩，有李輔國之禍。

論曰：三癡六狂，不知昏明，朽根枯株，欲生肌膚，抑忘其所本歟。人道閉塞，鬼崇其宇歟。

唐懿宗佞佛

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座二，度高二丈，搆以沉檀，塗髹，鏤龍鳳，葩薦金鉞之，上施複座，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端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錦囊繡幃，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普憲宗嘗爲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爲刹，珠玉爲帳，孔鷓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爲檐，柱，陛，城，塗黃金，每一刹，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蓋，綵以爲幢節，費無貲限。夏四月，至

長安。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
遍賜京師耆老。於是不逞小人皆斷臂燃指，相望於
途。爭以金翠施捨，集大衢作繒台，繖門，注水銀爲池，
金玉爲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
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

論曰：佛而可佞也，以好聲色好貨利之男子耳。不然，
一清淨人而爲俗流所粉飾，譬如轉蜣丸於檀麝之
前，吾知其欲嘔也。嗟夫，佛可佞乎？則多積金銀貝繒，
可以佛矣。

天燬玉清宮

宋真宗惑於王欽若之言，欲假祥瑞以塗飾盛治。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帝謂羣臣曰：朕去冬寢殿中嘗見有神人告以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此其時矣。宜中外齋戒，以候神貺。明日果有天書降於承天門南鵝尾上，緘以黃帛，纏以青縷。帝遂與大臣等跪拜迎受，盛以金匱，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宰相王旦等率中外文武蕃夷僧道二萬四千三百餘人表賀，請封禪。乃以旦兼封禪大禮使。自是或得天書。

於泰山。或言聖祖降於延恩殿。王欽若獻芝草一萬三千本。言祥瑞者殆無虛日。作玉清昭應宮。以貯天書。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金碧之費。殆億萬計。封王旦爲玉清昭應使。鑄玉皇聖祖像。安之宮中。刻天書於石。以御立侍於側。天禧三年。大會道釋於天安殿。凡萬三千八十六人。是時蝗旱連年。河決數百里。彗出北斗。有兩月。竝見東南。京師民訛言妖至。欲走。災變相仍。明年。帝崩。以天書殉。葬仁宗立。天聖七年。丁未夜。大雨震電。火隨雨起。延燒宮殿數千間。

玉清昭應宮盡燬。後數十年徽宗自號道君。乃有父子北狩之禍。

論曰。余不知真宗之爲何如主也。聲色貨利。猶曰自娛。忽而迷謬喪心。若病魘鬼魅。舉國若狂。是一大巫南面而坐者耳。欽若不足誅。瓶珠受賄。維鼎之羞。且誠千古罪人也。天火燬宮。深惡其不情。而無耻耳。道君之禍。有貽謀哉。

潘誕左道伏誅

隋煬帝大業中，道士潘誕自言三百歲，爲帝合煉金丹，帝爲之作嵩陽觀，所費巨萬。誕云：金丹須用石膽石髓，發工鑿石，深百尺者數十處，不得，誕乃言得童男女胆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大怒，鎖詣涿郡斬之。

論曰：煬帝此爲殊解人意，小人而仁者有之矣。

柳泌採藥

唐憲宗元和中頗信神仙，詔求天下方士，皇甫縛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上召見之，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乃以泌知台州刺史，泌至台州，驅吏民入山採藥，歲餘無所得，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遂暴崩於中和殿，柳泌伏誅。

新垣平以詐殺身

漢文帝時，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彩，帝信之，作渭陽五帝廟，以平爲上大夫。平言闕下有寶玉氣，私使人持盃詣闕下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頃之日卻復中，遂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汾陰有寶玉氣，鼎將出，帝乃治汾陽廟。後元年冬十月，人有告平詐者，帝覺之，遂伏誅。

論曰：漢文稱古今今主，而不免惑於方士一言，其後

武帝文成樂大諸徒。未必非兆端於此也。然垣平卒
以殺身。寶鼎終不可出。隱怪亦何爲哉。

方臘左道致亂

宋徽宗宣和二年，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鳩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女子陳頤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憑以自信。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有漆園，亦爲造作局所酷取，故聚衆作亂，至數十萬人。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無弓矢介冑，皆以鬼神詭秘相煽誅，攻陷睦、歙、杭州、掠桐廬、富陽諸縣。凡得官吏，必斷髮煎劓，以快怨心。帝命童貫、韓世忠率兵討之，擒臘斬於都市，誅

其妻子餘賊殆七萬人

張遇賢信神謀亂

五代漢循州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能言禍福甚應縣吏張遇賢竭誠事之時循州盜賊紛起莫相統一共禱於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爲汝主於是羣帥共奉遇賢稱王改元攻掠海隅殺人無數漢討敗之復侵唐屢爲唐師所敗窮窘無措再禱於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遂潰唐執遇賢斬於金陵市中

論曰語云天何言哉乃有無形而聲不喙而言雜處於愚頑蠢衆之間報其媒喪無厭之事何神明之不

惛煩耶。五代之際。日月昏翳。故邪幻生焉。以愚弄而
殘殺之。嗚呼。此務民義者之歸於大智也。

郭京六甲神兵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鞬沒喝渡河圍汴，朝廷窘促無策。兵部尚書孫傅言：市人郭京能施六甲法以禦寇。京自誇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掃蕩金虜無餘。帝深信之，以爲成忠郎，賜金帛數萬，使募兵。無問老少，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自云攻城不急，此兵不出。元年，金人攻宣化門，將破，促京出兵。京徙期再三，不得已遣其役出，爲金所殺於護龍河。京假以下城作法，遂引衆南遁。金人

乘機入城，大掠，劫帝北去。京既南走，猶稱妖法爲上所重，愚民從者三千餘人，欲作亂，立宗室爲帝，以圖恢復。襄陽張思正囚而誅之。

論曰：徽宗自稱道君，以鬼神自誣，是欺天也。欺天者亦以天欺之。六甲神兵之所由來也。作法自弊，豈一端乎？

王則假佛左道

宋仁宗慶曆七年，涿州人王則以歲飢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妖人爭信事之。黨與遂衆，連結數州。以冬，至日，執知州張得一，殺判官董元亨等，僭稱東平王。改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帝命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討之。賊大潰，擒則送京師，磔於市。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處死。據城六十六日而敗。

論曰、貝州信鬼、固習尚哉、一人倡亂、流血數州、故聖
王嚴左道之誅、厲氣惑人、中庸其鮮能乎、

沙門謀反

宋南彭城民高開、沙門曇標、以妖妄相高、結殿中將軍苗允等數百人、謀與諸尼、出入宮掖、因而作亂、立開爲帝、事覺伏誅、因沙汰沙門、毀諸淫祠、連坐死者數千、

論曰、沙門者、佛之養濟院也、帝王之惠不能遍及於孤孽貧疾之人、乃設一法、使之髡剃戒素、而衆生相與養之、佛之權術也、聖人之微用也、若謂此輩遂可成佛、夫亦不知其本矣、黨衆而叛、乃無賴之常耳、何

足誅

古言此論與陳留公意同

胡僧咒人自灰

唐貞觀中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灰再咒復生
太宗召試屢驗大見信重太史令傅奕博學端尚不
用佛法醫巫而精於術數上以僧告奕奕曰此邪術
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
奕果無所覺須臾僧遂僵仆灰不復甦又有婆羅門
僧言得佛齒擊物輒碎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奕謂其
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
破之試之應手而碎觀者遂止奕年八十五卒於家

有高識傳十卷行於世。皆以辨駁佛教爲主。

論曰。問。咒人不死而自死之理何也。水能滅火。火盛則水亦隨化。邪不能勝正。即陰不能敵陽也。博物而
知明端尚而理方。傳公殆賢者乎。故格物爲君子
心之本。